



巍巍太行山

《巍巍太行山》编委会 编

敬 爱 的 朱 德 同 志
诞 辰 一 百 周 年

谨 以 此 献 给

老榮的太行山

老榮的八路军

李吉武

序

刘白羽

太行山矗立在中国大地上，

太行山矗立在人们心灵中。

前些时候，我看见一幅题名《太行铁壁》的画。奇峰陡壁之上，镌刻着当日的硝烟战火和抗战英雄。这幅画深深震撼了我，是的，太行山的确是英勇不屈，浴血奋战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化身。我在太行期间，迎击日军大扫荡。曾辗转于清漳、浊漳之间，直攀武乡烟里、砖壁绝顶之上，朝晨看：“红日照遍东方，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”；暮日望：“千山万壑，铜壁铁墙，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”，我们多少英雄豪杰，在这儿鏖战，撑起了半壁河山。我们多少战友烈士，在这儿血染黄沙，永埋忠骨。正是这一切凝成了太行山的神魄。太行山，你伟大的精灵呀！你将呼啸长天，排闼大地，千秋万代，熠熠闪光，成为新长征中鼓舞士气，激励人心的火炬。《巍巍太行山》这部书，留下的是当年血战者的心声，自将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及未来岁月中得到深刻、嘹亮的回响。

在那儿战斗过的人，

在那儿留下的不仅仅是脚印，

同时也留下生命的深深痕迹。

饮过漳河水的人，

不会忘记太行山。

今日，春风沐雨，太行山正以新的神姿、新的风采，在召唤人、催动人，踏上无比壮阔的征程。

1986年7月28日于北京

目 录

杨尚昆同志题词

- 序.....刘白羽
- 我看见了八路军.....黄 钢 (1)
- 遥祭太行惜别人.....龚 澎 (30)
- 记松井英男君.....叶以群 (36)
- 警卫英雄李树槐.....萧 三 (42)
- 我看见了敌人的自供.....陈荒煤 (46)
- 一个“外国八路”的记忆.....〔日本〕前田光繁 (52)
- 寻找.....刘 真 (68)
- 印中情谊高太行.....〔印度〕克·阿·阿巴斯 (76)
- 巍巍太行山.....刘白羽 (83)
- 随朱总司令回延安.....吴本立 (91)
- 我所见到的朱总司令.....〔日本〕松井英男 (96)
- 晋谒朱德将军.....〔印度〕巴苏华 (98)
- 朴素浑如田家翁.....李志宽 (104)
- 武乡人民心里的丰碑.....肖向成 (118)
- 七七二团战长乐.....卞之琳 (122)
- 英雄沟.....郑 笃 (131)

劫后余烟·····	林 火 (154)
军旅日记·····	周立波 (159)
石门口观战记·····	陈克寒 (162)
随军杂记·····	高沐鸿 (167)
密洞阵地战·····	华 山 (172)
血泪的控诉·····	杨尚枫 (183)
马兰花·····	李云秀 (187)
风雪中的辎重兵·····	胡杰逸 (192)
光荣的武乡·····	郝占敖 (196)
老八路重游太行山·····	张立云 (202)
英雄的武乡英雄的人·····	肖永银 (210)
党救活了我·····	靳小瑞 (213)
岳母遗风·····	李驰骋 (220)
黄崖洞掠影·····	李束为 (233)
一支模范自卫队·····	白 克 (238)
骨肉相连·····	李 庄 (240)
太行山水连北京·····	赵晋容 (243)
火线上的文化兵·····	吴 象 (249)
友谊·····	李 季 (252)
乡居生活·····	曾 克 (256)
我所看到的赵树理·····	杨 俊 (264)
太行山的骄傲·····	[日本] 加藤三由纪 (272)
太行春感·····	朱 德 (276)
悼杨裕民先生·····	朱 德 (277)
寄语蜀中父老·····	朱 德 (278)

- 出太行……………朱 德 (279)
- 赠友人……………朱 德 (280)
- 纪念左权同志逝世四十周年……………陆定一 (281)
- 题八路军太行纪念馆……………陆定一 (282)
- 题赠《新华日报》华北版……………薄一波 (283)
- 朱总司令五四寿辰……………刘白羽 (285)
- 代寿朱德将军……………杨 朔 (286)
- 寿朱德将军五十四寿辰……………袁 勃 杨 朔 (287)
- 怀念朱总司令……………阮章竞 (288)
- 王四娘……………阮章竞 (292)
- 重回太行山……………阮章竞 (295)
- 从清徐到武乡……………路易·艾黎 (297)
- 太行吟二首……………高沐鸿 (299)
- 太行人民 (三首) ……冈 夫 (302)
- 故城翻身记……………冈 夫 (304)
- 我感到无尚光荣……………梁涤尘 (316)
- 送汤女……………大 卫 (318)
- 重游武乡老根据地……………胡晓琴 (320)
- 喜闻八路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剪彩……………赵德山 (321)
- 故乡吟二首……………赵德山 (322)
- 思乡……………李丹岩 (323)
- 武乡颂……………武光汤 (324)
- 沁园春·忆故乡……………李玉臻 (325)
- 太行山漫咏 (五首) ……鲁 兮 (327)
- 挽李之实烈士……………陶鲁笳 (330)
- 将军和白杨……………王文绪 (331)

碗之歌·····	尧山壁 (334)
手捧烟袋想亲人·····	王照骞 (337)
留给山庄憨厚的笑·····	时永福 (340)

我看见了八路军

黄 钢

序 节

这时候，我是在这个篮球场旁边。

哨音不断地响着，每隔十五分钟，球场上运动着的十个人便要下来，被另十个人所代替。无次序的鼓掌、喝彩或起或落，球戏正常的进行着。

又一次较长的哨音响了，这说明一个旧的“十五分钟”已经终止，新的“十五分钟”应该来到。于是运动着的人们退场了，有好几个人从旁观者的地位走进球场之中。

这几个人中间多数是廿几岁的青年，少数人不满十五岁，唯独有一个人显得有些老迈，他约在五十岁上下，竟也夹杂在那些年青人里面，排成单行的队伍，立正，看齐，报数，一一预备从事这场游戏。

凑巧人数超出了十个，这不行，必得有人退让。谁呢？有个年纪最小的自动退让了，但别人马上要他转来，因为他是站在队伍的第九名的，十名以内的当然不需要退让……那么，站在第十三、第十二位的人都接着退让了，只剩下那曾经报数第十一名的人——那个老汉。

在那个老汉的脸上，对这场球戏尚有着希望与期待的神色是

一望而知，大家都看着他，象是有点为难。后来，一个强壮的少年人向这位年长者谦让，让他上场，并以其自身的退让作为交换。

老年汉在这时却和悦地拒绝了，他说：“你们来吧，这场不该我……”说着便走出了圈子，……哨音重又呼唤起来，球戏就不客气地开始了。

十分钟过去，调换运动者的时刻又到了；可是不凑巧，这次大家忽然决定不用排队报数的办法来决定哪十个人上场了——为了一种求胜的心情，此时，有某某五个人的甲方，要向另一五个人的乙方进行竞赛的挑战……因为在事先不曾完全清悉这情况，当大家都上场的时候也跟着出现的那个老汉，这一回又不得不被排出在运动者的队伍之外了。

他用局外人的步伐迈出球场。

随即，我们便可以发现他是寥寂地蹲在球场僻静之一角，用那饱阅过世事风霜的眼睛，无所用心地朝前面看着……

看些什么呢？从他那蹲着的低矮的角度引直出去，大概充满在他的眼帘之内的，是球场上二十条青年的，壮健的，不停地奔跃着的腿吧……

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坦然？

为什么他两次都得不到想望中的娱乐，还是这般高兴？在别人愉快、活泼的气氛里，这老汉不丧气或颓然？

他是谁？

谁能够象他这样？

读者，他就是朱德。

是的，这位老年汉就是八路军最高级的军事指挥员，那球场

上其他的运动者就是八路军总部的一些无名工作者——电台助理员，收发科员，绘图干事，通讯排长……勤务员或者是班长。

这篮球场，是设在八路军总部所驻扎的，晋东南某一县属的村庄内。这正是晚饭后休息的时辰，在一到达八路军总部之后，准备访问朱德将军之前，所曾看到的一个景片。

我即访问八路军。

我看见了八路军；但是在我的行囊中，在我理智或感情的行囊中，就缺乏那一种世间所常见、人们所采用的、观察或抒写事物的针与线，以放在这里我提不出什么军政方面巨大的题目，来向八路军的最高当局寻求概念的回答；首先我只想知道，为什么他们的总司令在球场上会有那样的遭遇，而朱德将军又仍安之若素。

“球场上，”接近朱德的秘书对我说：“朱德仅仅是朱德同志，而不是朱总司令；战场上，部队的行动和行政，大家都得听从他的指挥，但在游戏的场所，他却不能凭总司令的职务而享受别人的任何优待。”

“八路军里面，——总司令部的秘书继续说道——所有人的身价都是平等的”，这秘书随后又把朱德会客的时间告诉我，再讲：“怎么样，你不是要亲自和朱德同志谈谈吗？”

我并没有去亲晤朱德（如一般记者所常做的）。我觉得八路军既然是这样地和别的部队不同，既然他们所有人的身价都是平等的，那关于它的访问，我又何必一定要从他们的总司令那里开

始。

在总部秘书处索取了一封介绍信，我即时出发到他们的下层……

其 一

远处，日本人的机关枪轻轻地咳嗽着。

这是我随着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某旅，在白晋公路右侧辗转作战的第四天了。天明以前，我们踏着被露水所湿的山径，涉过积沙的、浅水的河流，来到这巨匪也似的，埋伏着预备给敌人以不意袭击的山谷里。

黎明已至。指挥员爬上最高的岩石在看望远镜，迫击炮位早就安定，步枪也加插了刺刀。据情报，敌人现在也许要由附近十多里路的村镇出来，经我们这山谷底下的大路向别处转移……

可是我们的对手是兔子样的狡猾呀！当我们最先布置成这个阵地的时候，它就在那里佯放着机关枪，装出好象是开始这条大路上的火力侦察，即将出发的模样，然而四十分钟……七十分钟过去，太阳也出来了，替我们运送粮食或军火的日本掮客们还是不见来。

是把队伍拉走，还是等待呢？这时我疑问着。

“不要离开原来的地方，——团政治委员突然发出命令——乘敌人还没有来，同志们，我们上一次课……”

上一次课？从躺着的山石上站立起来，我细听那命令的下文：

“乘这个时候——团政治委员说——乘敌人还没有来，我们

大家把《新阶段》拿出来，讨论一段，各班由班长领导，排长以上的干部进行自己的学习，分别读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……一律坐下来，不准放下武器。”

远处，日本人的机关枪还在那里微响着，那是轻佻、明脆，六五爆花子弹对空射击的声音，这几天以来我所熟悉了。而此时在我的身边，战士们嗡嗡的，然也颇有次序的话语的低声，象一部巨大但却柔软的纺织机在开始它的梭织了：“同志们，我反对副班长的意见，他机械地了解问题——国共合作是长期的，有光明的前途，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，但不是我们向国民党投降……”这样的句子一来一去……那些山西人，那些河北人，还有那些扬子江流域的南方战士们的口音，最近我也是听惯了的，但在敌人机枪伴奏之下，由一些普通战士们的口里所演唱出来的，关于国家与党派问题的辩论，这在我还是平生第一次遇见。

而且，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时机呀！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事物环境呀！夏天清晨的流云，以淡素的彩色迤邐于天际，伸入高空的白杨树，用圆形的小叶轻轻地替自己摇扇着风凉，或处，传来布谷鸟清新又含有水分的啼声……是平和的、诗的局面呵；然而不，这却正当是七个师团的帝国军队来开始“围剿”晋东南的时期，我们部队的无线电人员，和千百万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报纸读者，此时都在等待这反扫荡第一条战线上的战斗消息，而这里，这里的斗争者却是毫不焦虑地，在被打击的对手还未登场之前，讨论或阅读他们的政治课程。

“敌人还会来吗？”我问他们的指挥员。

“谁知道……现在还说不定……”他们眼睛仍不离开望远镜。

一串尖锐的金属呼啸声从空中经过，落到我们所处的山坡附近来了——这是颗山炮弹的爆发。

接着，第二颗，第三颗，尘烟在山岩间朵朵冒起，钢铁的碎片撕乱了四周静谧的空气。

“同志们，在阴影的地方隐蔽起来，”又是团政治委员的声音，“……不要离开原来的地方，继续讨论。”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“敌人一定不来了，”指挥员放下望远镜，把它装进皮盒子里面：“它已经晓得这条路不可靠，朝别处走了。这些炮——指挥员解释——是他临走之前的示威。打不准的，没有什么意思！”

是吗？炸弹降落的地点，显然说明了技术射手轻易地怠惰毫不精细的工作态度；但作为一个初上战场的宾客的我，那震耳的响声和烟土的飞腾还是促使我的心肺紧缩了。

而我即刻恢复了泰然，当我重新环首四周，看见那些战士和干部在炮弹爆发的威胁下，仍然那么从容，那么镇定的进行他们的会议与阅读的时候。

“是多用功的一些人呵，”这天我开始在我那小小的工作手册上写道：“我所看到的八路军，是如此勤于学习的部队……”

其 二

“共产党人鄙弃把他们的立场与意见隐蔽起来，他们公开声明，他们的目的，只有用暴力推翻一切从前存在的社会制度，才

能够达到。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战栗着吧，无产者在这里面除了他们的锁链以外，什么也不会失去，他们将得到整个的世界。

一切国家的无产者，联合起来呵！”

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几句话。在这几句话下面，我看见有人添写了这样一段誓语：“我是一个手艺人，我以前不能精通这册书，可是我——我们中国的无产者，一定要为这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到底！一定要为它在全世界胜利地实现而奋斗到底！”

这誓语下面的签名，是“唐亮”两个字。

唐亮，是那册书的主人，现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某旅政治部主任。十多年前，唐在湖南浏阳县城里做一家鞭炮店的手艺人，不识一个字，而现在他能读懂一般共产主义的书籍，并写出一些军政问题的论文了。

八路军，这学校，它是如何的教育着人呀；我读过一篇炊事员的文章，它那原文：“行军担锅时不要嫌疲乏，不要麻烦老百姓，到了宿营地，不要老百姓挑水，发菜要公平，保证不煮生饭，对战斗员要和气，这才是一个有理论的炊事员。”

——有理论的炊事员，作者的名字叫做李国华。可惜李国华的年纪太大了，不然他也会写出象下面的日记吧；这日记出自一个勤务员的手笔，勤务员还太年青，十五岁。

“昨天，开学习竞赛大会，唐主任号召我们加紧学习，他的话是正确的，是为了我们的利益，我们要拥护他。

“夜晚做了一个大梦，梦见马克思来参观我们救亡室，他从那张图画像上跳下来，他摸我的头，听我们唱歌，叫我们也努力

学习，他的话很正确，也是为了我们的利益，唐主任说过我们要拥护他的。

“就是马克思同志很不清洁卫生，他的嘴上长满了胡须，他要常常洗脸刷牙才好——这是我的意见，完了。”

其 三

“你笑什么？李玉山。”

李玉山就是那梦见过马克思的勤务员。

此刻，李玉山手里正拿着一张民国廿八年十一月廿五号华北版的《新华日报》，在同一个文化教员共读着。

“我笑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。”李玉山回答我说，他指给我这张报纸上国际版最末一则新闻。

法国卵翼下的新波兰

纽约《前锋论坛报》顷载有法国西北部翁热城消息：法政府已在罗亚尔河流域征用产业一处，面积共若千万英里，以之作为波兰所在地，成为世界上最小之国，且为任何地图所未列入者，该国在战前原有居民三千五百万人，今兹成立之新波兰仅有居民五万人左右。

“你说还不是一个笑话么？”李玉山说，“平顺县也有八万人呢，新波兰连平顺县都赶不上。”

经文化教员在旁连接地朗诵和解释，李玉山大体上已能读下这报纸上各项重要的消息。他方才和文化教员很慎重的谈过西乌克兰的独立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等等问题，李玉山是了解资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政府的区别的，也明白他所出生的地点——山西平顺县的地理常识：人口统计的数目字。